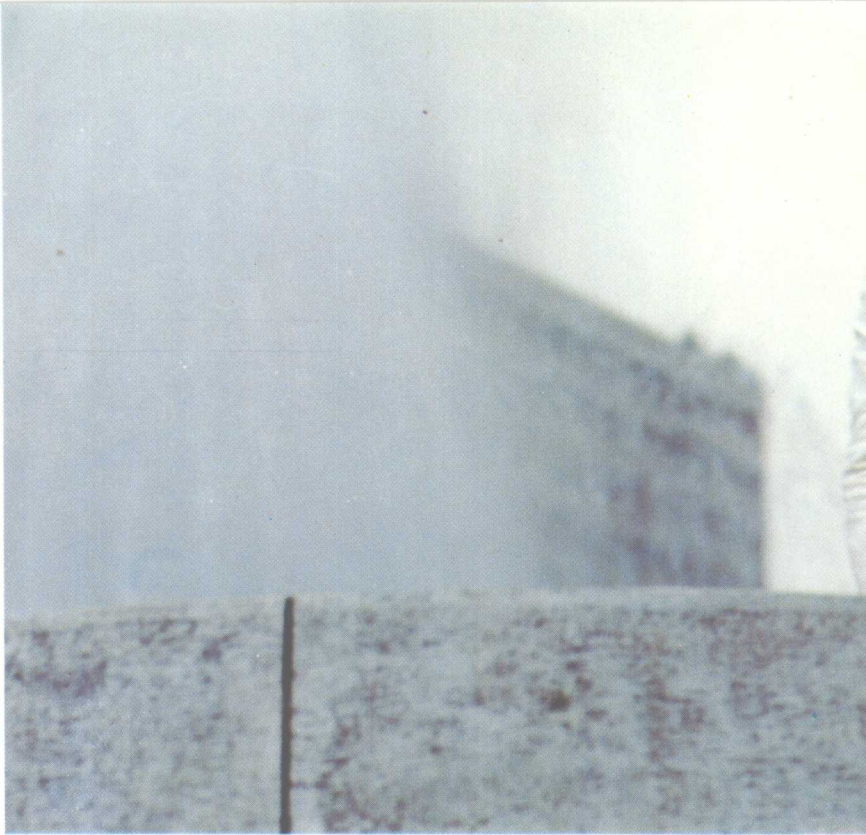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第二種人





作家倪匡，水禾田攝於台北



倪匡著

第二種人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第 二 種 人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③④

著 者	倪 匡
發行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 郵撥：0765255-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 傳真：706-9880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
定 價	新台幣100元 港幣15元
初 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
七 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83-1

第二種人

先說一個笑話：

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那次，有一個暴發戶，爲了炫耀他的財力，先斥鉅資，買了一具倍數極高的天文望遠鏡。準備人家在電視上看太空人登陸月球，而他，可以與衆不同，在望遠鏡中看。當晚，還廣邀親朋，準備特出一番。

結果，當然是什麼也看不到。

沒有一具望遠鏡可以使人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人，因爲人太小了，可以清楚看到月球表面，絕不等於可以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人。

在理論上說，如果有一具望遠鏡，可以將距離拉近二十三億倍，那應該可以看到月球上的人。在拉近了二十三億倍之後，等於看一公里以外的人，怎麼會看不見？

可是事實上的情形是，如果有這樣的望遠鏡，自這樣的望遠鏡中望出去，所看到的，一定只是月球表面的極小部份，要在月球表面搜尋幾個人，也是沒有可能的事。

看得到整個月球，看不到人。

只看到月球表面的一小部份，根本找不到人。

在地球上，要用肉眼看到月球上的人，不可能。地球上人那麼多，有四十多億，在月球上，同樣也無法用肉眼看到地球上的人。

人雖然多，但是和整個地球相比，實在所佔的體積甚小。

所以，在理論上，如果有人，有一批人，生活在地球上，而一直未被發現，是大有可能的。

事。

再問一個問題：人有多少種呢？

這問題很難回答，要看如何分類。男人，女人是一種分法；白種人，黃種人又是另一種分法；愚人和聰明人再是一種分法。不同的分類法可以有不同的答案，從兩三種人到幾百種人不等。

但實際上，人只有一種。

所有的分類法，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。猶如一張桌子，不論它是方的圓的，紅的白的，高的矮的，始終是桌子，不可能是別的東西。

從已獲得的資料來看，從猿人進化到原人再進化而成的一種高級生物，就是人。世界上只有一種人，每一個人，都是循這條路進化而來的，所以，每一個人，也有着共同的人的生物特性。然而，世上真的只有一種人嗎？

馬基機長是一個兩鬢已經略見斑白的中年人。

對馬基機長來說，一次飛行，就像是普通人的人一次散步一樣平常。雖然在他面前，是普通人看了會感到頭昏腦脹的各種儀表，可是馬基機長却熟悉每一根指針的性能，也清楚地知道它們指示着什麼情況。

馬基機長生性豪爽開朗，他嘹亮的笑聲，是公司裏著名的，新加入服務的人員，都一致說，不論情況多麼壞，只要聽到馬基機長的笑聲，就會覺得任何困難，都可以克服，心裏不會再恐

慌。

恐怕沒有人知道，這個身形高大，面目俊朗，精神旺盛，事業成功，看來快樂無比的單身漢，也有着憂慮。而我，認識他的時候，正是他在表現憂慮一面之際。當時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，只知道他是一個醉漢。

馬基機長是德國和土耳其的混血兒，所以 he 有着西方人高大的身形，却又有着很接近東方人的臉譜。那天晚上，我參加了一個喜宴歸來，正是初秋，夜風很涼，在經過了整整一季的暑熱之後，讓清涼的秋風包圍着自己，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情，所以我不急於回家，只是無目的地在街頭漫步。

於是，我看到了馬基機長。

我看到他的時候，他只穿着一件襯衫，敞着胸，露出壯厚的胸肌，他顯然是喝醉了。本來，在深夜街頭，遇到一個醉漢，絕引不起我的注意，可是，他的行動，却相當古怪。

他站在一家商店的櫥窗前，那櫥窗的一邊，是一個狹長條的鏡子。他就對着鏡子，湊得極近，眼睜得極大，盯着鏡子中他自己的影子。

我在他的身後經過，聽得他在喃喃地不斷重複着說一句話：「我做什麼才好？我做什麼才好？」

他在這樣自己問自己之際，語調和神情之中，有一種深切的悲哀，看來像是已到了人生的窮途末路一樣。

我是一個十分好管閒事的人，一個醉漢在自怨自艾，本來和我一點也不相干，但是當我向他望了一眼之後，我看到他是這樣一個高大英俊的男子，而居然在這樣子徬徨無依，那使我十分生氣，認為那是一種極其沒有出息的行爲。所以，我十分不客氣地在他的肩膀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，道：「朋友，做什麼都比午夜在街頭上喝醉酒好！」

他轉過身來，盯着我。

當他望着我的時候，我已經開始感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。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，是這是一個十分沒有出息的醉漢。可是這時，我發覺，儘管他醉意未消，但是那種有神的雙眼，那樣堅強的臉部輪廓，都使人直覺地知道，這是一個事業成功的典型。

我一改變了印象，立時攤了攤手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或許你只是遭到了暫時的困難？」

他神情有點茫然地笑了一下，我又說道：「請問我是不是可以幫忙？」

他突然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可以的，只要你有力量可以改變那個制度。」

我呆了一呆，一時之間，不知道他這樣說是什麼意思，只好自然而然道：「什麼制度？」

他盯着我，一字一頓道：「退休制度！我要退休了！我該做什麼才好？」我略呆一呆，道：

「別開玩笑了，你可以進蘭牛學校去學做蘭牛士。」

他舉了舉雙臂，道：「你的想法和我一樣，可是有什麼法子？我年齡到了——」他又做了一個手勢，道：「不能通融，制度是這樣。」

直到這時，我才注意到他的頭髮已經花白了，臉上的皺紋也不少，肌肉也有鬆弛的現象。的

確，他已經不是一個年輕人了。

我只好嘆了一口氣，對，制度是這樣，到了一定年紀，就得退休，好讓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
我只好拍了拍他的肩頭，道：「你的職業是——」

馬基機長到這時，才說出了他的職業來，道：「我是一個機長，飛行員。」

我「哦」地一聲，在其他行業，或者還有商量，機長，倒的確是不容許年老的人再逗留在這個職位上。我只好聳了聳肩，心裏很同情他，一個活動慣的人，忽然退休，而體力又實在十分好的狀態之中，對他來說，實在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。

我一面仍然拍着他的肩，一面道：「我提議我們去喝點酒。」

馬基機長發出了一下歡呼聲，他本來已很有醉意了，立時搭住了我的肩。我們兩人，勾肩搭臂，像是老朋友一樣，走進了一家酒吧。雖然我們在若干杯酒下肚之後才互相請教姓名，但當凌晨時分，我和他走出酒吧之際，我們簡直已經是老朋友了，互相交換了對方的簡單歷史，我也知道了他還是一個單身漢，等等。

只不過有一點，當晚我絕不知情，如果知情的話，我不會讓他喝得醉到這種程度。我不知道，也不能怪我，因為馬基機長沒有告訴我。

我不知道，就是當天，他還要作退休前的最後一次飛行，飛行時間是早上九點四十分，而當他酩酊大醉，我送他回他住的酒店房間，將他推向床上，我還未曾退出房間，他已經鼾聲大作時

，已經是凌晨二時五十分了。

送了馬基機長回酒店。我也回到家裏，白素還在聽音樂，看到我，瞪了我一眼，我只好賊忸怩怩地作了一個鬼臉，道：「遇到了一個失意的飛機師，陪他喝了幾杯酒，希望他可以解點悶。」

白素又瞪了我一眼，道：「誰向你問這些。」

我坐了下來，陪白素聽音樂，那是瑪勒的第九交響樂，有些片段，悶得人懨懨欲睡，我打着呵欠，回到臥室，就躺下來睡着了。

像這樣，深夜街頭，遇到了一個陌生人，和他去喝幾杯酒的事，在生活上極小的事，過了之後，誰也不會放在心上。第二天下午，在收音機中，聽到了有一架七四七大型客機失事的消息。我也絕未將這樁飛機失事和馬基機長聯繫在一起。飛機失事，已不再是新聞了，每天至少超過三萬次的大小飛機飛行，失事率，比起汽車失事來，不知低了多少倍。

第三天，有進一步的飛機失事報導，比較詳細，報上的電訊，刊出了機長馬基的名字。我看到「馬基機長」的名字，就楞了一楞，心中「啊」地叫了一聲：「是他！」

同時，我迅速地計算着失事飛機的起飛時間，立刻算出，馬基機長負責駕駛那班飛機，起飛的時間，離他醉得人事不省，只不過五六個小時。我不禁嘆了一口氣，為這次飛機失事死難的三十多個搭客，表示難過。

照馬基機長那天晚上醉酒的程度看來，他實在無法在五六個小時之後，就回復清醒。至少，

無法清醒到足以駕駛一架七四七巨型噴射機的程度。

我再看生還者的名單，看到馬基機長是生還者之一，又看失事的經過情形，飛機是在飛越馬來半島之後，突然發出緊急降落的要求，當時，接獲要求的是沙巴的科塔基那波羅機場。

機場方面立即作好緊急降落的準備，跑道清理出來之後不久，就看到那架客機，像是喝醉了酒的人一樣，歪歪斜斜的倒了下來，着落得糟到不能再糟，以致一隻機輪，在着落時斷折，整個機身傾斜之後，立時引起爆炸着火，如果不是機上人員處理得當，只怕全機三百多人，無一能够倖免。

新聞報導也指出，這架失事飛機的駕駛員，是退休前的最後一次飛行，不過，還沒有提及他是宿醉未醒的情形下控制航機的。

第四天，新聞報導約略提到了這一點，文內並且提及，有關方面對失事飛機的機長，決定進行刑事控訴。

第五天，有一個衣冠楚楚的西方紳士，登門求見，我根本未曾見過他的，請他進來之後，那紳士向我遞了一張名片。我一看名片上的銜頭是「××航空公司副總裁」，就「啊」地叫了一聲。

那家航空公司，就是馬基機長服務的那一家，而這位副總裁先生的名字是祁士域。

我拿着這名片，望着祁士域，祁士域道：「我是從馬基那裏，知道你的地址的，也是他叫我來找你的。」

我哼了一聲，請祁士域坐下，道：「他惹了麻煩了？我實在不知道他和我喝酒的幾小時後，還有任務！」

祁士域苦笑着，道：「是的，馬基的控罪十分嚴重，而事實上，他也不否認曾喝酒。我們實在無法可以幫助他，唉，可憐的馬基。」

我的情緒變得十分激動，道：「祁士域先生，據我所知，飛機上除了駕駛員之外，還有副駕駛員，而且，高空飛行，大都是自動操作的，如果是機件有毛病，機長醉不醉酒，都不能改變事實！我不明白馬基機長除了內部處分之外，何以還要負刑事責任！」

祁士域站了起來，來回走了兩步，道：「如果是機械故障，馬基喝醉了酒，當然要受處罰，但情形不會那樣嚴重，可是……可是實際情形是——」

我聽得他講到這裏，不由得陡地跳了起來，道：「什麼？你的意思是，飛機本身一點毛病也沒有？」

祁士域伸手取出一塊絲質手帕來，在額上輕輕抹了一下，道：「是的！」我揮着手，道：「可是，航機要求緊急降落。」祁士域望着我，半晌，才道：「衛先生，直到如今為止，我要對你說起的情形，還是公司內部的極度秘密。雖然……日後法庭審判馬基機長時，一定會逐點披露，但是現在……」

我迫不及待地打斷他的話頭，道：「你將飛機失事的經過說給我聽。」

祁士域又看了我半晌，才道：「好的，可是我知道的情形，也只是聽有關人員講的，再覆述

一遍，可能有錯漏——」

我性急，忙道：「那麼，你的意思是——」

祁士域道：「我先向你說一下簡單的經過。失事之後，我們立即組成了一個調查小組，有專家，也有公司的行政人員，小組由我負責，我們會晤了機員、機上職員，只有一個空中侍應受了傷，傷得並不嚴重，還有一個飛行工程師受了傷，他……却是被……被……」

他猶豫不說出來，我忍不住他那種「君子風度」，陡然大喝道：「說出來，別吞吞吐吐！」我陡然的一下大喝，將這位副總裁先生，嚇得陡地震動了一下。然後，他望了我一眼，長長地噓一口氣，道：「好傢伙，自從四十年前，應徵當低級職員，曾被人這樣呼喝過之後，還沒有被人這樣大聲呼喝過！」

我倒有點不好意思，解釋道：「我的意思是，不論什麼情形，你都可以直說。我相信你看我，一定有重大目的，那就應該直言。」

祁士域點頭道：「是——」他一面說着「是」，一面還是頓了一頓，才又道：「那位飛行工程師，是叫馬基機長打傷的。」我陡地一呆，一時之間，張大了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實在不知道怎樣才好。

祁士域道：「現在，你知道事情對馬基的嚴重性了？我們實在想盡一切力量去幫助他，我個人對馬基的感情更好，他曾經支持過我的一項改革計劃，其他機師認為我的計劃根本行不通，馬基力排眾議，不但做到了，而且做得極成功。這項計劃的實現，是我開始成為公司行政人員的一

個起點。」

我連連點頭，表示明白，祁土域說得十分坦白，也極其簡單明瞭地說明了他和馬基之間的感情。使我可以相信，不論在什麼情形下，他總會站在馬基這一邊。因為他已說得極明白，當年若不是馬基支持他的計劃，他今日絕不能登上副總裁的高位。

祁土域又道：「馬基的飛行技術，是世界一流的，我個人甚至願意相信，就算他喝醉了，他駕駛七四七，也絕不會發生任何困難！」

我催道：「可是困難發生了，經過情形是——」

祁土域又嘆了一聲，向我簡略說了一下失事的經過。聽了祁土域講述了經過之後，我已經目瞪口呆，根本不能相信那是事實。

祁土域又道：「詳細的經過情形，你還是要和失事飛機的機員見一下面，由他們向你講述，而且，記錄箱中的記錄下來的一切，也可以讓你聽。」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祁土域再道：「調查小組的成員，和失事飛機上的機員，全在本市，請你可以抽空去。」

我大聲道：「什麼叫抽空去，再有天大的事，我也不加理會，不過，我想請我的妻子一起去參加。她——」

「嗯，可以說是我處理事務的最佳助手。」

祁土域忽然笑了起來，道：「衛先生，我認為你這樣說，絕不公平，太抬高你自己了，事實上，尊夫人的能力，在許多事件上，在你之上。」

我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……在見我之前，已經對我作過調查？」

祁士域攤開了手，道：「馬基被拘留之後，我單獨會見了他三次，每次他都堅持說一定要我來找你，他不怕受任何懲罰，可是一定要我來見你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我當然要對你作適當的調查。」

我只好悶哼了一聲，心中暗罵了供給祁士域資料的人一聲。雖然實際上我心中很明白，在很多事情上，白素的理解、分析、處理事務的才能，的確在我之上。

我道：「好，一小時之後，你召集所有人員，我和她準時來到。」

祁士域答應，告訴了我酒店的名稱，會議會在酒店附設的會議室中舉行。

祁士域告別離去不久，我通過電話，找到了白素，催她十萬火急回來。她一回來，我就一面轉述祁士域對我講的失事經過，一面趕去酒店。各位請注意，在這時，我和白素，已經知道了飛機失事的大概經過。但是經過的情形如何，我還一個字未曾敘述出來。

這絕不是故意如此，而是我認為，經過的情形，十分離奇，當祁士域向我說了之後，我根本不相信，簡略的敘述，也難以生動地重現當時的情形，倒不如在我見到了有關人員，了解了全部經過之後，詳細敘述來得好。

我會將所有有關人員形容這次飛機失事經過時所講的每一句話，都記述下來的。

全部經過情形，全是在那個祁士域特別安排的會面中知悉的。要聲明一下的是，會面的全部時間極長，一共拖了兩天之久，這兩天之中，除了休息、進食之外，所有有關人員，全部參與其